

有钱没钱，回家过年

杜伯和



“有钱没钱，回家过年”。这句俗语，宛如冬日里的一缕暖阳，照亮了无数游子归乡的漫漫长路。它承载着浓浓的乡愁，蕴含着深深的亲情，是每个中国人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呼唤。

年味浓，乡愁起。腊月的风，带着丝丝寒意，却也吹来了年的味道。1965年春节前夕，我参加工作第一年回曲阜老家探亲，看到正在北城门楼下扎灯笼的自修大爷，一下子勾起我的回忆。他可是出了名的扎制灯笼的高手，年年岁岁，不知扎了多少灯笼，大的几个人搂不过来，小的像小孩子的拳头。自修大爷的父亲是我老家的干爷，所以我从小就有了享受打着灯笼过

春节的特权。每到进入腊月，自修大爷便开始给家家户户扎灯笼、糊灯笼、画灯笼，至今仍记得在他家大门口扎灯笼的情景。他将扎好的灯笼糊上薄薄的纱纸，然后给灯笼上色。那红彤彤的颜料，在他的巧手下，晕染出一个个喜庆的图案。我们一群孩子围在一旁，叽叽喳喳地讨论着谁家的灯笼更好看。金贵哥指着那盏画着金鱼的灯笼，眼睛瞪得溜圆：“看呐，这金鱼游得多欢，准能给咱家带来好运！”大爷听了，笑得合不拢嘴，那饱经风霜的脸上，满是自豪。给我扎的灯笼上画的是八仙过海，那彩云，那蓝天，那碧海，那活灵活现的何仙姑、铁拐李，张果老……

怎么看也看不厌，我自认为我的灯笼天下无比，从年三十一一直炫耀到正月十五。

乡音暖，乡情深。“哎呀，这不是咱小立仲吗？几天不见，都长这么大了！”刚进村，就听到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。我回头一看，是邻居祥和大爷和焕文爷爷。他们那满是皱纹的脸上，洋溢着亲切的笑容。我赶紧迎上去，用带着浓浓乡音的话回应：“大爷，大爷，是我呀，我回来过年啦！”乡音未改，乡情依旧。这熟悉的乡音，就像一根无形的线，将我同故乡紧紧相连。

村里的泥土路上，人们三三两两地走着，互相打着招呼。那乡音，或粗犷豪爽，或温柔细腻，却都透着一股子热情。刘振元家的牛又调皮了，跑到了陈家的菜园里。陈希均三爷爷一边追着牛，一边喊着：“振元兄弟，你家牛又来祸害啦！”振元大叔闻声赶来，一边帮着赶牛，一边笑着回应：“这畜生，真是不让人省心。来，我把牛牵回去，非得狠抽上几鞭。晚上，我给你家送点昨天刚炸的丸子。”乡亲们就这样，用乡音传递着彼此的关心与温暖，乡情在这一来一往中愈发深厚。

过了腊月二十三，家家户户的厨房里，都飘出了诱人的香味。蒸年糕、炸丸子……每一道工序，都蕴含着对年的期盼。母亲在灶台前忙碌着，锅里的油滋滋作响，丸子在油锅里欢快地翻滚。她不时地用勺子捞起一个，轻轻吹吹，递给我：“馋了吧，尝尝。”我咬了一口，那香酥的外皮，软糯的内馅，瞬间在嘴里化开，满是幸福的味道。这味道，是年的味道，是家的味道，更是乡愁的味道。

苦与乐，皆是情。过年，是团圆的时刻，也是回忆的时刻。围坐在火盆旁，长辈们开始讲述早些年前的往事。父亲说，他年轻那会儿，过年可不容易。那时候能吃上一顿白馍馍都是一种奢侈。

但即便如此，他们也会想尽办法，让年过得有滋有味。母亲会用地瓜面掺上榆树皮面做成饺子皮，用野菜做馅儿包饺子。虽然条件艰苦，但大家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那是一种苦中作乐的幸福，是一种对生活的热爱与执着。如今，生活好了，年货堆成了小山，年夜饭也变得丰盛无比。但我们依然能从长辈们的讲述中，感受到那份过去的苦与乐。它让我们懂得，无论生活怎样变迁，那份对家的眷恋、对年的期盼，永远不会改变。

我始终在想：为何乡音如此动人？是它承载了太多的回忆，还是它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魅力？在岁月的长河中，那些年的苦与乐，究竟哪一种更值得我们铭记？当我们在外漂泊，乡愁如影随形，我们又该如何在忙碌的生活中，寻找到那份属于故乡的温暖与安宁？

“有钱没钱，回家过年”，这不仅是一句俗语，它更是一种信念，一种力量。它让我们在异乡的寒风中，依然能感受到家的温暖；在岁月的长河里，依然能坚守那份对故乡的眷恋。无论我们走得多远，故乡的那盏灯，永远为我们亮着；那浓浓的年味，永远在等着我们。

又到年了，有感而发，特作一首藏头诗，以表达思念故乡曲阜市旧县村（宋朝为仙源县城）的怀旧之情。

岁月如歌行，末时思故乡。
在外孤灯下，外心寄远方。
怀旧随风起，念君梦里长。
仙泉流韵绕，源水润心肠。
乡愁常萦绕，亲情暖意扬。
根深藏黄土，系念寄吾乡。
旧梦随风逝，声入耳旁。
(岁末在外怀念仙源，
乡愁亲情根系旧县。)

客从何处来

青柠

天地有节，人生有时。
“大寒时处三四九，天寒地冻冰上走”，大寒节气，离春节只有十天了。

早上散步的时候，抬头看见下弦月挂在体育馆银边上一竿高的地方，月色皎洁，一定照得到那些游子的行囊，一定照得到他们归家的路。天南地北，离家的人纷纷切换回家模式，“回家”的念头，一笔一划反复在心头镌刻。回家过年，这是一个不需要任何理由的决定。牵挂始终萦绕在心头，家的温暖在遥遥招手，多少个日夜的奔忙只为欢聚的那一刻，家人围坐，灯火可亲。

作为365天中最重要的日子，年是一场盛大的庆典，凝结着思念的期盼、团圆的渴望；是一次庄重的集会，慎终追远迎福纳祥；是一回身心的洗礼，给人安慰与放松，归零和重启。

大寒至立春，人们除旧布新、制作腊味、祭灶……在寒冷的日子里忙得火热。年味就在这一饮一食、一仪一典、一言一语之间。

不经寒夜与风雪，又怎么会如此在意故园灯火？深深佩服先人的智慧，于一年中最寒冷的时节里设立这个重大的节日。无论怎样难熬的时刻都已过去，在对春天的期盼里满血复活，所有一切都来得及，都可以从长计议。

我也要回老家去，给爷爷奶奶上坟。一杯黄土，衰草苍苍。寒凉的风声呜咽，四处的青山高远。点香的火燃着了附近的枯草，火苗蹿得很快，烤得我脸庞发红发热。坟地离村子二里地，临水而居的人们总喜欢把家安在靠近水源的地方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。忙碌了一辈子的爷爷奶奶葬在山坡高处，远远地眺望曾经的老屋石墙，守护着那片播撒过汗水的田野，守护着儿孙们又一轮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奔忙。

回老家总喜欢四处转转，儿子说我是在“回味童年”。门前的小溪早已没有了小时候的清澈，接近干涸的水边也会走过几只大白鹅，歪歪斜斜。儿时的菜园种满萝卜白菜大葱，绿意盎然。如今无人照料，只剩下密集的杨树在疯长。方正高大的新居盖起来，很气派也很舒适，显得本身低矮的祖屋更加局促。那么多年过去了，爷爷一手建造的祖屋依然牢固安全，筑墙的土是爷爷从五里外的魏石沟用小车推来的，涂上之后，墙面细腻光滑，唤作“姥娘土”。院子空旷，以前栽植的槐树、苦楝、桑树都已不见踪影。院墙东边的花椒树还坚守着锋芒，肩并肩成祖屋的一道围墙。老井还在，四季长青，滋养了我，还有我的亲人。在这冬天的阳光下，点点热气升腾。用井绳打水，左一拽，右一拽，就能打个满桶。“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我就能挑水了”，说给儿子听，他似信非信。肩膀是练出来的，我不仅能挑水，还会换肩，虽然那水桶几乎擦着地。爷爷说，我在村里也会是一个“好把式”，爷爷还为我划了“大屋窑”后面的一块地，准备给我盖屋娶媳妇。

“某时某人某地”云云，跟儿子说起我童年往事，希望他了解。一一应答，态度蛮好，但不曾在这里生活过，我看未必能走心能记得。

与老家的连接让人心安，老家的安静无与伦比，没有一丝喧嚣，静如世外桃源，无限接近幸福。

那些贪玩的孩童，风一样走过，嬉笑打闹，无忧无虑的，似我的当年。我不认得他们，他们也不认得我。我成了老家的新客了。虽然我端起碗就喝家乡的水，虽然我拿起煎饼卷上大葱就吃得香甜，虽然我尽力用纯正的乡音亲切地打着招呼，但我接不了地气了，我是乡亲眼中的“异客”了。生活需要缝缝补补，重回故里，我一路的苦衷又能说给谁来听呢？

家是远行的起点，也是归程的终点。路遥马急，来自五湖四海，从踏上归途那一刻，我们就是回家的人。尽管“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？”

前不久，在同事履新的欢送会上，大海同志引用了高适的诗：“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何人不识君”，我以为是最好的送别词。“老马识途”“等闲识得东风面”“新妇识马声，蹉跎相逢迎”“不合时宜，惟有朝云能识我”……人海茫茫，一个“识”字何其珍贵。

一年又一年，年是一代又一代的传承。

乙巳年春节，是春节申遗成功后的第一个春节，也是儿子留学回来以后的第一个春节，好好过，当下都要好好过，都要“巳巳如意”。

因为，每一个此刻，又将是明日的念想。

词三首

周龙华

念奴娇·除夕

极目眺远，望苍穹无限，际空浩瀚。浮云遮月微风寒，尽染春色人间。灯火如织，歌舞狂欢，多少今宵难眠。江山多娇，中华锦绣万千。

举国普天同庆，春意席卷，华夏尽开颜。银光玉影阑珊处，恰似一枕梦幻。屠苏酒香，觥筹交错，光阴似流转。戍土守边，将士佳节难还。

沁园春·年

花市长廊，彩灯高挂，车马喧腾。正年集未会，人间烟火；都城村镇，紫气祥呈。锦旆山郭，楼台新洗，旭日朝阳天地升。望梁燕，盼绿茵碧草，十里春风。

甘鲜佳酿熟烹，饮浓酒一杯别又逢。看冰封朔北，雪原林海；暖拥南陆，柳翠芳林。明月重圆，故情永驻，岁暮乡关竹爆隆。幸盛世，向金光大道，阔步征程。

沁园春·上春山

翠柳生烟，鸢飞草长，碧水吐蓝。绘芳菲四月，妖娆欲语；娉婷万种，醉了人间。枝俏花浓，蜂狂蝶舞，雀鸟高歌奏乐弦。和风煦，越江南南北，勇往直前。

神州处处新颜，看红日东升天地宽。纵环球云涌，流急礁暗；苍黄翻覆，涛海征帆。冷对千夫，运筹帷幄，斩浪劈波掌舵船。携众侣，举赤旗猎猎，踏遍春山。



年味儿

黄燕凤

摄影

师父写春联

周脉明

今天是小年儿，吃完晚饭，我和爱人准备去看看师父，给他拜个早年儿，顺便把我从省城带回来的红肠送给他。师父去世五年了，师妹想让师父搬到她所在的省城去，可是师父没有同意。

爱人不紧不慢地开着车，透过车窗玻璃，我注视着眼前的一切，心绪万千。我去省城工作五年了，虽然经常回到矿区与家人团聚，但是由于自己在新的工作岗位根基太浅，只能用勤奋来弥补其它方面的不足。每次回矿区都是来去匆匆。今天走在矿区的大街上，尽管是傍晚，竟然让我感到有些“惊讶”。楼比以前高了、密了；

马路比以前宽了、平了；路上的车辆多了，高级了；零下20多度气温下，年轻人在大街上吃着红彤彤的冰糖葫芦；街道两旁的商店前摆满了黑黑的冻梨、紫红的冻樱桃；广告牌匾、彩灯爬上高楼大厦、雪雕冰雕，路边大树霓虹闪烁，火树银花，美轮美奂……

尽管我从各种媒体上知晓这几年矿区的巨变，但是没想到变得这么快、这么大。

不一会儿，师父家到了。我们敲开了门：“师父，新年快乐！”“呀！小周，你们俩咋来了？快进屋。”师父看到我先是愣了一下，继而露出了眼泪，热情地把我们夫妻二人迎进了屋。

“哟！一股浓浓的墨香直扑鼻孔，再一看客厅地上、桌子上、沙发上、窗台上……到处都放着一副副春联，有的墨汁还没有干呢。”

“师父，你写的？”我知道师父是小学毕业，识不了几个字的。“嗯……我写的。”师父看了看我，笑了：“你不相信吧？这要是五年前，我自己都不相信。”一旁的爱人点点头：“真的是师父写的，师父现在是咱们矿区书协的会员呢。”“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。”我由衷地冲师父竖起了大拇指。

五年前，师娘去世，爱人就把他领进了爱人所在的矿区老年大学。矿区老年大学教学内容

丰富多彩，书法、绘画、剪纸、扎花、厨艺、文学、音乐等等，每月只要交50块钱的学费，你想学什么就学什么。

师父看到一位70多岁的本市书法家正在临摹颜真卿的宇帖，便凑了上去，跟着临摹。没想到从此师父一发而不可收拾，一步步喜欢上了书法。师父学习书法风雨不误，严寒酷暑从不耽误上课。一晃五年过去了，师父的书法技艺突飞猛进，加入了市书协，参加了矿区志愿者服务队，业余时间从事为矿工、为边防部队、为贫困户、为大中小学义务写对联、写条幅、写标语，深受广大尊敬和欢迎。

在腊月

张满仓

在腊月 黄土地的儿女们
人人心里都有一抹绿 一直醒着
那抹绿 正在为春天写下一首首诗
每一个语法都有春天的颜色
每一个短句都记录着春的脚步

在腊月 寒风就是一个发电厂
发出春的光芒 折射出平仄的韵律
奔向那个金色的梦想
并在途中一起撒欢